

麟慶知交手札

林 宏 作

一、釋 文

(1) 早間入直、捧讀尊處敬陳南河大局一摺欽奉硃批。觀汝所論、頗爲正當。果能日久得效、不止汝爲一代名臣、能承朕恩。即朕亦獲知人之明。勤實慎勉而外、朕無可諭矣。勉之。欽此。并另有廷寄一道、仰見盡忱碩畫、默契宸衷。一德一心、於斯可賀。恭錄奉布。即頌春禧、不戢。 同人公啓。嘉平廿三日。

(2) 另牋及摺稿細閱之、如治黃無策、順清有機、節可緩之埽段、辦緊要之土工、東水攻沙、以水治水、儲備料土、遇險即搶、所言已得其要、而尤在得人一語更爲至要。所開文武員弁、量其才品、節取而用之、先得我心。蓋自古全才爲難、必遇聖賢者流方用之。用之、又恐嫌其直言、或又以爲迂闊、必欲已者而後可、未免有失用人之道也。足下天分本高、近年復多越（閱）歷、當有過人之處而多愜吾懷者、跂予望之。 見亭河帥。 英和再拜。

(3)啓上河督大人賢甥閣下。比稔九月下旬、已恭承帝簡、涖任清江受事、恩甚渥矣、任甚鉅矣。此正大君子立德立功之地、有爲有守之時、閣下必有以上慰宸衷、下捍民患、俾東南巨萬生齒皆賴以安、何幸如之。夫治河之難、前人論之詳矣。昔邱仲深曰、江淮河濟謂之四瀆、以其獨入於海也。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是合三瀆而爲一矣。今淮河合流、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是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矣。邵國賢作治河論曰、自古治水者莫若禹、人人知之。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何則。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是吾奪水之地、而非水奪吾之地、宜其不能歸壑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左顧右盼、動則掣肘、水亦安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其可通貢道者、祇各因其州之可達者而入之、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患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矣、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然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然則今人之智豈能勝於禹哉。非也。今日之河不能復禹之跡也、天也。今日之治河、止可修賈魯之三策也、勢也。雖然師古者不可以泥古也。近在道光四年、風災異常、將高堰一萬一丈(千)七十丈石工盡行坍塌。按舊法、必俟水洩盡、然後下樁砌石、方能工堅料實。而斯時湖水不能盡洩、淮水又源源將至、無從築壩斷流、不得已入水摸砌。凡承修石工者明知其無益、而勉強從事。此高堰難守之所以爲全河病也。而帑藏之糜實甚矣。又以清水之不能敵黃、禦壩之不能通漕、不得已又爲落低黃水之一法。遂奏請開放減壩、騰出正河、一律挑挖、以期深暢、而下游山安海防、所屬關孟兩灘各有一千數百丈、中隔二百餘丈河身。水勢至此折向東南、復趨東北、坐灣太甚、不能直達、不得已遂用切灘之法、欲以切灘束水、冀可減黃出清。夫切灘抽溝、逢灣取直、原係治河之法、載在

成書。關孟二灘新河如能挑成，則溜勢順直，兩岸掃工化險爲平，豈不甚善。是時睢南同知唐文睿力主兩灘並挑之說，稟准委員興工，所挑新河濶至二十三十丈不等，嚴緊查催，勒限完竣，不可謂不勤矣。無如河身數十里外，已有迅激斜注掃灣之勢，而舊河寬者至二百七八十丈，少者亦百餘丈，忽欲納之二十三十丈膠淤之地，必不能容，遂至橫溢，四出張漫，而無從測量。於是所挑之新河日見淤淺，而財力又皆枉費矣。至舊河之挑挖者本宜於工竣之後，先行清水疏刷，再放黃水。而是役也，又不俟清水刷滌，遽行挽復正河。據司其事者以爲挑工於二月二十二日竣事，減壩河頭業已做成，若俟禦壩啓放重運，過完再堵減壩，則夏令斷難堵合，下游又須淹漫一年等語。總之，切灘淤阻即清水亦不能冲刷，不在乎堵減壩之遲早也。道光七年，制軍蔣大人曾以此入奏。今又閱七年矣。不知目下情形何若。然此等皆前事之可鑑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代潘季馴、本朝靳文襄，其書具在。閣下酌古準今，審時度勢，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愚鯁生管見，本無事參其末議，惟忝在甥舅，故述所聞以告。十月二十二日、憚蘭枝拜。

(4) 嚴芝謹稟夫子大人閣下。敬稟者，蒲月初，鈞駕莅汴迎奉太師母老大人靈輅入都，芝以偶抱微恙，未獲出郭叩送，實深歉悚。頃閱邸抄，恭悉吾師奉安窳事畢，即膺綸音出揔南河，旌幢遙發，業經安抵袁浦。吾師前此觀察南豫，於全河險要形勢，早已洞悉上下原委，指示文武廳汛先事而爲之備，故莅豫數載，東河普慶安瀾，官民並受其福。朝廷以南河比年告儆，歲糜帑項數百萬，瀕河不免蕩析之患，特簡師門總理，中外共慶得人。惟查黃河經由中州，挾泥帶沙而下，水激則沙行，水緩則沙停，以致時形淤墊，河身日高。潘宮保首建築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議，自係治河第一善策。堤工茨防一切，允宜隨時整飭，但自河淮匯流入海以來，合秦晉豫齊數省之水歸併一瀆，東注河面，至徐州以下，僅止上游三分之一。偶值伏秋，同時盛漲，溢溢泛濫，勢所必至。往時所修滾水減水各壩工分洩盛，漲時漫溢之水亦應未雨綢繆。又高堰捍蔽全淮，工程一律堅鞏，始能收蓄清刷黃之利，而不被其害。吾師卓識鴻才，追蹤潘宮保，靳文襄二公，由封

圻量移河帥、復與文襄同符。既能因時地而制之宜、而又知人善任、俾屬吏各盡其長、河患自不難弭。鄙意以爲方今所慮者、不患無治河之法、亦不患無治河之人、患在工程之不能少減、而工需之難以常充。蓋國家經費有常、兼之直省蓄政軍需無歲無之。議者遂以東南二河歲修搶險、各費數累鉅萬、慮及不無冒濫、力主裁減之說、亦似爲樽節起見。不知沿河二千餘里、民田廬墓錯處、僅恃一線單堤爲東南半壁保障。有不可省之工、即有不可減之費。誠使工省而害不甚劇、則省之可也。否則所省者小、而害且日滋、將有什伯其費、不能紓其害者矣。然則權利害之輕重、審時勢之緩急、灼然有以見工之不可省、費之不可減、即力排衆議、請之廟堂。雖犯一時之忌、而建百年之利。聖明在上、終必諒其無他。議者又以河員侈靡相向、自服食起居、下逮往來酬應、一切靡不踵事增華、過於糜費、以致卮漏日聞、虛報工程、爲挪移掩覆之計。積習容或不免、固須懲創以挽頽風、惟是在工員弁或需次日久、積有宿逋、或因公牽率、不無債累、以及食指浩繁、親友仰給之處比比而然、核發各項工需、摠當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恤其私情、乃能責以公義。且囊有餘貲、遇所轄殘缺工程、固可隨時修補。即或險工猝報請項、發不時至、儘可出其私財先期搶辦、不至貽誤目前、致滋日後繁費、所關於國計民生匪細。昔劉晏有言、作大事者不惜小費。初非專爲河工言之、而其理實可相通。至於河工用人、又與地方有異。地方缺、有繁簡之分、用當其才。肆應者固可有功、謹飭者亦能無過。河工則水無常形、險生呼吸。即素稱易辦之工、亦時防有他變。迂拘之僨事、或較甚於跼踖。其才守兼優者固應悉心委任、以盡其長、即不免負俗之累。而具有幹才、亦應棄瑕錄用、以收臂指之效、則人人樂於自見、無不願盡之才、即無不告歲之功、從此河防鞏固、績奏平成。宗社蒼生、實利賴之。潘宮保、靳文襄二公不得專美於前。此又門牆下士所延跂而冀勲業之成者也。芝忝叨鈞閣恩遇、不敢以公牘謫言循例上賀、肅泐芻言、恭叩鴻禧。敬請鈞安、伏祈慈鑒。芝謹稟。

(5)見亭大兄大人閣下。文字舊交、河山遠隔、祇以望隆位重、未敢無詞上申、有瀆清聽、而翹企之思、未嘗不日縈寐寤

也。伏維閣下、經濟宏才、仔肩鉅任。每讀傳抄奏牘、慙慙懇懇之意流於楮墨、洵足以孚帝眷而格天心、自是東南保障、天下生民將仰望焉。（欽佩）猶憶辛壬同直、唯吾兄大人獨出冠時、勛業爛然。若弟與春農、吟濤輩迴翔徙倚、逐隊縮塵、十餘年來歲月竟成虛度矣。慙悚無似。家君致仕後、精神尙覺健旺、唯日以閱文作字爲娛。小兒已經留館、又將預備考差。弟眼花手硬、不復能與諸少年爭馳騁。諸關綺注、故以奉聞。再弟有河南門生張書紳、前挑南河試用、人甚篤實、久叨庇蔭。昨聞借補縣丞、未識能稱職否。今歲又挑有門生陳保元、人亦老誠、唯書生習氣未除。務望垂青、格外時加教訓、俾渠等學習長進、則感激不啻身受也。肅此、敬懇。即請台安。伏惟珍重、不宣。 硯愚弟蔣立鏞頓首。五月朔日啓。

(6) 閏月初、在貴州途次接奉還雲、遙知年大人政履清和、河漕並順、一切已明白矣。欣賀之至。所示湖水情形、實爲快意。若二十年前早如此辦、省却多少工程、救出多少民命、陳譴、黎病、孫罷、張歸皆可不必。智者之策難與愚者言之。此功不在斬文襄之下、餘子瑣瑣、安足數哉。務須守定此丈尺辦法、秋冬掣湖、愈涸愈佳。設有不可使知之、民妄言搖動、務須力爭、不可遷就、則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言可了、永享安瀾之福矣。肅此。并候近祺。附完芳柬、不一。名正具。

(7) 再河工習氣皆不知窮則變、變則通之理。海口日遠一日、則運口必日高一尺。譬如十三級樓梯、其運口在十級之間。乾隆海口比康熙遠百餘里、譬如梯多三級、則運口必高若干尺矣。道光海口比乾隆又遠百餘里、譬如梯多六級、則運口必又高若干尺矣。如此而猶不悟、必欲于十級舊枕之處獨刷而深低之、即大禹亦不能見效。從前鍊錠鎖船等事皆是愚者之徒勞耳。蓋海口之遠如股、黃水正流如弦、未有股已加長、而弦不改位者也。湖水蓄至二十二丈、尚低于黃、居今日

而猶必守。借清刷黃之說、除非變高堰爲三十餘丈之銅牆鐵壁、能乎不能。既不能入黃濟運、而徒使泛濫于上下河、使將熟之稻漂流如藻荇、高寶之民乞食于四方、是誠遵何道歟。套塘過漕之法、嘉慶十八九年漕務中、久有此議。彼時元爲總漕、菊溪・湛溪同一愚復、斷不能與商。迨道光初、有衛守備朱廷蘭者在京妄遞條陳、奉旨交議、果爲湛溪所痛駁。迨後、潘綸閣勅此善法、亦遲十餘年矣。至于用黃濟運、爾時元即主此議、松湘圃老兄亦主此說。無奈河工必不肯行、偶爾湖竭、不得不行、並蟹簍壩亦不肯多辦、無怪其險、而懼不敢行。迴思前事、爲之浩歎。今幸天運人工有此大好轉機、安得不快心而額手也。又及。或曰、黃運之策、今日處于不行、若在嘉慶廿年前、即使河工願行、而京城浮議亦必撓阻、此言似也。但彼時菊翁非常之力量、非常之聖眷、加以湛溪之助、若又肯不恥下問于欽差之松、漕督之阮、必可共持此議、人不能撼、未嘗不可早行。無耐兩人既愚且復、失此機會、可恨可惜。過此機會、更不必論矣。至於現在之好、元到京自仍當渾而言之也。

(8)河工之事、兄一切不諳。常以人之心力與事之情理言之、清黃之不會、於茲十餘年矣。清不刷黃、亦歷十餘春秋。汎矣、而黃未見決、亦未見漫、歲歲報安瀾焉。是借清刷黃、古人之說、至今竟不驗矣。灌塘法興、仍用清黃二水、是變大會爲小會、蓋猶執古意也。既用湖、仍需蓄湖、是取其小利而並取其大害也。茲聞弟台舍湖而專用河水灌塘。不用湖則不蓄湖、不蓄湖則不放閘、不放閘則不淹田、既不得湖之利、且先去湖之害。漕不誤運、而江南之稼得卜有秋舉。一百九十年之迷夢、一朝嚇醒之。此成書之所不載、而吾弟心裁之所獨出也。兄所謂(心)人之心力與事之情理相權而妙有合也。然而難矣。顧不直行之而暗運之何也。直行之人必起而群攻之、攻其逞心智而蔑古法也。試行無礙、然後暢快陳之、則是灌塘一時之權宜、竟爲久遠之良法矣。灌之用帑、與清黃會之用帑、并築堤折堤之用帑必有不可億萬計者。況加以江鄉秋稼、其利益之大小、豈尙可以數目計哉。雲水阻隔、風傳之語、不知信否。且姑聞之、且姑言之、以

爲在河側者作面談焉。即此、承候萬福平安。不盡欲言之意。愚兄伊里布頓首再拜。

(9) 在浦極擾盛情。返署後、日夜忙忙、未及肅箋奉謝、而台函適賁、藉詮見享賢棣大人調理日康、庶績咸熙、慰頌慰頌。安瀾摺日內當已奉諭旨矣。酌保各員內、周守請加道銜、似可提出道銜二字。其餘均請加銜可也。然亦無關緊要。倘摺已拜發、則又不必改矣。洪湖分界之議、誠如卓見。湖水茫茫、從何認爲紅線哉。僕前此已經批駁、飭令以湖水所到之處爲界。岸上則歸泗營、湖水所到則歸湖營。其淮湖交接之處、則以南之灰溝、北之劉家集對渡爲界也。至于工淤地歸桃源、召佃不如歸營自行召佃一節、極爲直截了當、深佩明眼人所見之的。僕前此尚未慮及此也。容飭司道轉飭該府縣另議爲妥。大約此等水灘之地、(名爲調劑(濟)、本難執爲定額。「名爲調濟」一經漲浸則租入難敷、必紛紛另請設法、大爲公私之累。惟有各管各業、則盈歉各安於分定、而葛藤可預斷矣。如尊函所指駱馬湖事、真可爲前車之鑒耳。僕曰內考武、甚迫、且風日炎蒸、甚苦。計須十八九方能成事也。草草奉復、即請榮安、不一。友人陶澍頓首。十二日亥刻。

(10) 新舊共接手書三次、已一一奉答、想並入籤。曹家鄉親友自江左來者無不仰頌河臺大人仁風恕政、爲近來封疆中所罕見。可見實至名歸、尙本於太夫人慈例也。近晤探柳君、提及太夫人招書墓碑、已寄京刻石。刻成後、務祈多寄二三十部、以求者頗多也。年來河務工多費少、棘手在此。現在風日晴明、三汎可奏安瀾、此真朝野之福。惟米價騰貴、不能減少、摠要秋收倍豐、方得稍輕民氣。江南少穆中丞出格辦荒、聞所活甚衆。此近來封疆中不一二觀、人人共稱、非一人之私言也。河工則全賴閣下、亦人人所頌、欽佩弗勝、但煞費苦心耳。僕年來幸有紹興書院、藉以養家。勤儉節省、尙可敷衍。精神亦復如舊、惟目光足力大不如前、故知老馬爲駒、無是理也。眷口亦多不善、兒子以無力分發、詮選無

期、現在家食、亦因親老不使離開之故。崑此、祇候崇安。諸冀垂照、不□。友生蔡之定頓首。

見享年兄河帥大人閣下。甲午六月望後。

(11) 騶從賁臨、深愧褻慢。今奉手書齒及、益增汗顏。敬維見亭仁兄大人台祺茂介、吟嘯名園、先人墨竹得邀賜題、感荷不朽。另諭弟正想到、容設法辦理也。此復、並頌封篆大禧、不具。愚弟朱爲弼頓首。十二月廿二日。

(12) 萬物以嘉之候、祝足下福祿川增。又荷分廉、還如舊典、所以念衰朽者至矣。自書福壽二大字、並單條扁額各一、詩草八紙、附以家製荷包、聊作新年之用。望即檢存。順賀見亭河帥大喜。不備。生英和手覆。

雲汀前贈禹王臺拙作拓本、尙餘五十分、而無尊跋、忘飭匠於閒中補拓五十分寄來。

(13) 見亭大兄大人左右。戚好久違、倍深企慕。暮春接奉還雲、藉知前函仰邀鈞鑒。弟以參案將屆、蒙芷塘觀察暫委襄梓、去冬終復令回任山城僻守、清苦難言。屢承關愛垂詢、實無佳況以告慰期望。適接本年補行計典、蒙程方伯保列卓異、札行知照。此獬山恩憲提拔之力、皆吾兄大人栽培大德、多方關照之所致也。飲水思源、敢忘所自耶。計部覆到在月底、交卸不過秋初。至一切章程如何布置、刻下妙手空空、毫無端緒、亦只聽於自然耳。蝗孽萌生、極盡心力。其間酬應正復不少。六令姪女婚事禮成、可欣可賀。吾兄大人賢勞著績、近得回轅憩息否。敬陳南河大局一摺、出自鴻才籌畫、大筆淋漓、列之名臣奏疏、定亦未肯多讓。恭讀天語褒嘉、實屬盛事。忝居戚末、快慰何如。倘遇函便、望抄寄示、俾早快覩爲幸。署中眷屬俱稱平順、地方民氣頗形恬靜、公事略簡。連日下鄉督捕蝗蝻、計須望間方能返署。匆匆書此道謝、並陳近狀。令妹率文繼夫婦、文綵(二女)、并孫女代請兄嫂大人台安。問諸姪輩清吉。集堂愚妹夫以榮拜手書。

端午前三日。

(14) 徐州王觀察面致厚意、領次增慙、淵源與葭莩之誼、又不可以套言謝也。近日得易·書·詩三經註疏、乃十行本、攷證家稱為祖本、惜其不全、曾在各坊中搜羅、即春秋·禮記二種亦不可得。因念江南購求較京爲易、特以此九函奉送、倘歸鄴架後竟能配成、豈非大快事、又豈不勝在我家收藏耶。王道謂賤客遠勝戊子春住清江時、則其時之病態可想見。足下聞之必深喜也。此覆見亭河帥、不備。英和再拜。

(15) 敬稟者、二月廿二日自沈敦田太守寄來、奉到賜書、知前稟知蒙青睞、敬悉老夫子大人道躬山靜、治化春和、耀兩江左右之福星、調千里曲直之德水、帝心在簡、民口如碑、遠拂春風、似親愛日。葆辰家居無事、落落經年。以不舞之鶴、贊不絕于羊公。如長喘之牛、問每邀于丙吉。頃承長者之賜、拜登後、惟有愧感并交耳。肅此蕪稟鳴謝、敬請鈞安。臨稟無任依戀之至。受業郎葆辰謹稟。

(16) 頃承發閱各件、恭閱之後、仍交紀綱帶回矣。此事、部中極意搜求、摠不平心靜按。仰窺聖意、似已洞悉其微。是以諭旨極見和平、並將原摺片悉行抄寄。徐竊見工部片內、所謂舊管、皆已支已用之銀。所謂實存、祇係未估未銷之欸。此四語却尚得要、想經覆奏、即如冰釋之渙然矣。徐艱於移步、現正趕理應奏各件、擬發摺一次。嶧縣之犯、今晚當可解到。計審辦敘摺、摠須兩三日工夫。明辰如可勉行、當即趨聆清教也。昨奉政之洋錢一摺、尊處恐吳門舖戶未能遵照、極徵計慮之周。但此議有面有裏、其中曲折尚不繫於舖戶、俟奉教時可細談耳。敝處帶來摺匣黃摺、現不專用、欲向棣臺大人處借摺匣一個、乞黃摺兩副。瑣瀆、無任感歉。藉請時安、不一。見亭仁棣大人如面。愚兄則徐手頓。

(17) 見亭大兄大人閣下。小春六日奉到手書、並正始集二部、蘅卿女史原稿二本、藉稔福履綏和、安瀾報最、以欣以慰。弟前奉調入省、暫權中協。茲仍回營、一切稍適、堪慰遠懷。昨接小婿書、知道經貴治、極承關照、感謝之至。正始集續刻若成、務祈賜讀、並惠蘅卿一部爲禱。再尊造明年卦值中孚、應好爵自縻之兆、定有喜事、先此預賀。順請台安、不一。愚弟文通頓首。丙申仲冬廿有四日。

(18) 焦山衲覺詮謹啓、河帥大人座下。去夏旌節駐山、放鼉江潯、澤及鱗介、何況江左蒼生乎。繼按臨平山、又與先借庵師唱答、俾空山草木皆春。借庵師每一述及、深恨相見之晚、足徵前緣不淺。所有尊作十首、謹選匠摹刻、嵌定慧寺方丈壁間、同霹靂石並傳不朽、實足爲山利佳話。惟今春借庵師自平山退院、仍回本山、於正月晦茶毘示寂。茲呈遺稿二部、伏求刪定。倘能於公餘之暇、月旦一評、又何讓韓文公之於大顛、蘇文公之于佛印耶。衲根基淺薄、惟有腳踏實地、禪謝口頭、以期弗墜家風耳。老鼉皈依山利、早晚每遊池上、日以蔬果爲食、自得其天真、大力大因果也。人便謹呈、伏惟垂鑒。

(19) 得書、知前肅一函已邀青照、藉稔年兄大人鼎姻集祐、福臨日新、爲慰。江鄉得雪甚透、麥稔可期、深爲欣幸。京師去臘盈尺兆豐、春來亦霖霖連霑、足紓蠹廩。生昕夕如常、所幸公事順敘、堪以告慰耳。崑此、復請台安、不一。友生恩頓首。

目恙不能書紅、諒之。又拜。

(本年京察、特邀恩獎議敘、賀賀。)

(20) 吉祥保升去甚妙、惟中營必須得一妥員、諭以河營馮遊擊升補、自屬妥善也。左令來報滿前能令回籍、起咨會試否。是一問鼎之人、委之風塵中甚覺可惜。江西有此辦法。又肅。

(21) 湯貽汾謹上大公祖大人閣下。曩者、珍集榮頒、重荷蘭幽之大德。蕪賤申謝、未酬結草之私衷、正深鄉月之遙瞻。忽觀彩雲之下賁、掄揚過分、感激難名。伏惟大公祖大人、砥柱中流、扶輪大雅、竭忠誠而報主、績懋旂常、敷教化以作人、風行械櫟、細流不擇、倍疏鑿之勤劬、大海無涯、着含宏之襟度、上游在望、百谷知歸。貽汾質等蒲衰、材同樗散、逐戎馬弓刀之隊、媿學雕蟲。繪關山雨雪之圖、嗤成畫虎。豈意女公子咏絮才高、母節得邀褒錄、我大人說斯恩重、菲材兼荷品題、捧瑤翰而慙惶、覩牙籤而感泣。祇以蠲疴之術、悵御李之猶慳。惟茲立雪有心、冀登龍之終遂。肅修寸楮、謹遣子雲騎尉綬名代躬、敬請崇安、恭繳鈞柬、伏祈霽鑒。貽汾謹上。

(22) 再啓者、儀吉夙聞太夫人秉南田之家澤、擅東觀之史才、懿範昭垂、遠踰鍾郝。及來大梁、爲崔輿舊臨之地。淑德嫻行、傳誦猶新。敬聽之餘、覺惠班宣文復見近世、讚揚無量、欽仰莫名。嗣讀大著正始諸集、薈萃二百餘年蘭閨著作之盛、仰窺彤管表章之意、尤在宣昭閨範、垂示禮宗。擬諸篇家、真可與中壘之傳、茂先之箴並垂不朽。不徒以辭章富有蔚爲大觀已也。至其蒐羅賅博、寸楮殘縑悉歸甄錄、可見量才淵度、務集大成。昔康熙間、濟南王氏燃脂一集、所采頗博、當亦遜茲美備矣。先高祖母復菴吟藁散佚已久、儀吉於家族中搜求殆徧、竟無隻字之存。今讀鉅製、錄有題畫一詩、儀吉從未經見、得之喜出望外、謹已補錄家集中。感荷之情、真非子墨所能宣罄。并知太夫人采訪多年、僅乃得之、益信千秋盛業多成於精心勤力之中、良非易易、而表微之盛意、廣益之公心、尤非尋常所能企及也。亡室聽松樓稟仰邀慈

鑒、得與斯選、不勝哀感之切。寒族尙有舍姪孫女聚瀛亦得挂名簡端、髫齡塗抹、迺爲大匠所不遺、斯其榮幸、又何如耶。是書早聞壽世、未得寓目、近始於鄒鍾泉太守處借觀、良深豔羨。不揣冒昧、意欲奉求先生各賜寄一二部、俾作家箴。又聞太夫人嘗爲先世香山、白雲諸先生作家傳、並訪獲遺書、皆付剞劂、可否亦求慨惠一部、俾得景仰前賢、藉爲誦法之助、想大君子必鑒而許之也。專此瀆懇、諸祈亮鑒。儀吉又啓。

(23)敬稟者、頃奉鈞諭、仰荷夫子大人聽問殷拳、體恤周摯、國瑞當謹遵訓示、隨時勸聽親心、上副垂念。現在頭痛少愈、不可以風、焦灼萬分、惟有靜心調攝、以冀復元、竭力趨公。因思國瑞以粗村薄植、仰蒙矜全逾格、恕其愚直、布以腹心、所以策勵國瑞者甚至、而期望國瑞者甚深。敢不自愛、以報師恩。肅具寸稟、萬申謝忱、敬請福安、伏乞慈鑒。受業國瑞謹稟。

另賤及摺稿細閱之如治黃
無策惟清有機者可援之
掃取辦照而土王東水攻
沙以水治水儲備料土運臨
品按以之其要而尤重
得人一語更為至要以用文
武負弁量其寸品為取而
用之使得其心者自古之
才為難必選聖矣去流方
用之又即猶其真之或
又為迂闊必於合者而
後可求竟有安用人之者
之六天分亦易也幸後多
越歷嘗有為人受而
為惟吾懷者故予望之
見亭河帥 美和再拜

圖 (1)

徐州王觀察面致
厚意領次增艱綢繆與葭葦
之誼又不可以套之謝也近得
易書詩三經注疏乃十行奉
致澄家稱為祖本惜其不全
在名坊中搜羅而春秋神記
二種亦不可得因念江南曠
為易特以此九函奉送倘歸
鄰架後竟能配成堂此大快
事又豈不勝在我家收藏耶
王道謂賤客意豫成子孫在
清江則其時之兩怨可想見
足下聞之必深喜也此復
見亭河帥不備 美和再拜

聞公為豫訪 為讀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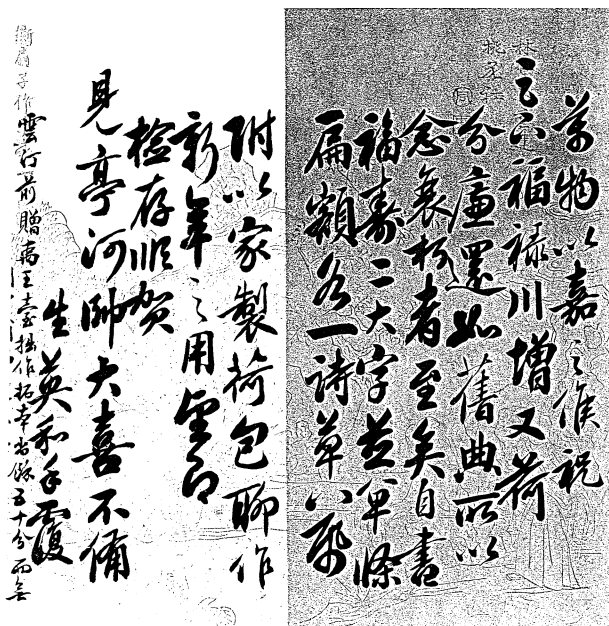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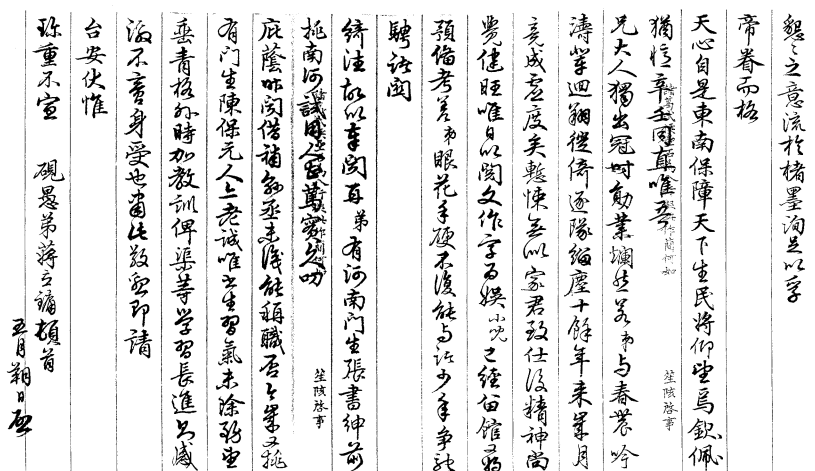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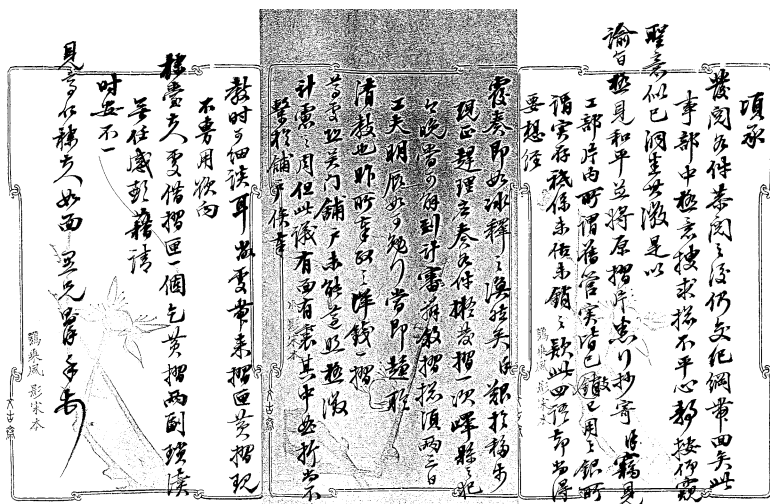


圖 (4)

知唐文肅力主兩灘並挑之說稟准委員興工所挑新河潤至二十三十丈不等嚴緊查催勒限完竣不可謂不勤矣無如河身數十里外已有迅激斜注掃濤之勢而舊河寬者至二百七八十丈少者亦百餘丈忽欲納之二十三十丈膠淤之地必不能容遂至橫溢四出漲漫而無從測量於是兩挑之新河日見於淺而財力又皆枉費矣至舊河之挑挖者本宜於工竣之後先行清水疏刷再放黃水而是役也又不俟清水刷濬遽行挽正河撻司其事者以為挑工於二月二十日竣事減壩河頭業已做成若俟壩壩啓放重運過完再堵減壩則夏令新難堵合下游又須淹漫一年等語縱之切灘淤阻即清水亦不能冲刷不在乎堵減壩之遲早也道光七年制軍蔣大曾以此入奏今又閱七年矣不知目下情形何若然此等目前事之可鑑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代潘季馴分朝新文襄其書具在閣下酌古準今審時度勢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愚軫生管見本無事於其末議惟系在甥舅故述所聞以

(5)



(6)

有云約以善水礙之地本類執為定額
 公亦謂濟之於陸後則租入幾數為
 物之另請設法方為以私之累惟
 有若此則則盈虧亦安能勿定而為
 善可預斷矣如
 其國所指駝馬湖之真可為前
 車之鑒耳侯口內考政甚速且
 風日甚甚其善計頃十八方於歲
 子也子之事何即語
 紫安一
 友人補時
 十音五刻

圖 (7)

手書三派已一二存者於並入
戴香家鄉題反自已在來者無不仰頌
河臺上人在風塵敗落近來謝絕中河罕見云
見堂弟相辭尚未於
太夫人處例也近時柳芳後月 太夫人相書甚厚
字字有別意 刻版所稱甚多當云三十日以前
若昭王也年來河務事多費少棘手在
以現在風日晴明三汛可奏妥圖以具
朝野之福惟米價騰貴不能減少亟要外
收借豐方以稍寬民氣江南少錢中必出於
節流而所信甚衆此迫是封疆中在三朝
人者非此一人之私意也河上知金莊
閣下六人亦距傲佩并贈以鮑
費苦心耳 僕年未老亦預與苦院藤以著家
勤信昂着為勞勳能精神之慘也花惟目光
足力大不抵前故以者為病矣是理也者已
多年養息上以力為分發指臣元潮現在安寧
亦因親老不任離間之故必此孤臣
學亦不誤
壬午六月

(8)

再河工習氣皆不知窮則變，則通之理。海口日遠，一日則運口必日高一尺，譬如十三級接梯，其運口在十級之間。乾隆海口比康熙遠百餘里，譬如梯多三級，則運口必高若干尺矣。道光海口比乾隆又遠百餘里，譬如梯多六級，則運口必又高若干尺矣。如此而猶不悟，必欲于十級舊枕之處獨刷而深低之，即大禹亦不能見效。從前錢籠鎖船等事，皆是愚者之徒勞耳。蓋海口之遠，如股黃水正流，必弱，未有股已加長而弱不改位者也。湖水蓄至二十二丈，尚低于黃居，今日而猶必守借濟刷黃之說，除非變高堰為三十餘丈之銅牆鐵壁，餘乎不能。既不能入黃濟運，而徒使泛濫于上下河，使將藝之稻漂流如落符高寶之民乞食于四方，是誠遵何道歟？套槽過漕之法，嘉慶十八九年漕務中久有此議，彼時元為德漕蒞溪，港溪同一愚，復斷不能與商。迨道光初有衛守倫、朱廷蘭者在京，妄通條陳，奉旨交議。果為港溪所痛駁，迨後潘綸閣初此善法，亦遲十餘年矣。至于用黃濟運，爾時元即主此議，松湖圖老兄亦主此說。無奈河工必不肯行，偶亦湖竭不得不行，且鑿箱壩亦不肯多辦，無怪其險而懼不敢行。迴思前事為之浩歎今年。

天運人工有此大好轉機，安得不快心而額手也？又及或曰：黃運之策今日處于不行，若嘉慶廿年前即使河工額行而京城浮議亦必撓阻，此言似也。但彼時蒞蒞非常之力，量非常之聖眷，加以港溪之助，若又肯不耻下問于

圖（9）

あとがき

ここに収めた二十三通の書翰は、かつて『林則徐等信札』と称されていた卷子から釈文したものである。^①しかしその泰半は麟慶に与えたものであり、書者もほとんど麟慶の旧交ばかりであるので、正確を期して今この書翰集を『麟慶知交手札』（“Letters to Lingqing from His Old Friends”）と改めた。ただし各書翰の上に付した番号は、識別のために筆者がつけくわえたものである。

麟慶（一七九一—一八四六）、完顔氏、字は見亭、満洲鑲黄旗の人。嘉靖十四年（一八〇九）の進士。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湖北巡撫から江南河道総督を授けられ、十年在任し、黄河と運河関係事務を総理した。著に『黄運河口古今図説』・『河工器具図説』・『凝香室集』がある。『清史稿』卷三八三に『伝』がある。その生涯については宗稷辰の『前江南河道総督完顔公墓誌銘』^②がもっとも詳しい。

なお書翰の内容や書者などについては、本誌次号に刊行する筆者の『解題』に述べる予定である。ここではとりあえず釈文として資料提供にとどめたい。また圖⁽¹⁾、圖⁽²⁾、圖⁽³⁾は英和、圖⁽⁴⁾は蔣立鏞、圖⁽⁵⁾は惲蘭枝、圖⁽⁶⁾は林則徐、圖⁽⁷⁾は陶澍、圖⁽⁸⁾は蔡之定、圖⁽⁹⁾は阮元の書翰である。

- ① 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2000春季拍賣會図録『中国書畫（古代）』参照。
- ② 繆荃孫『續碑傳集』卷三十三所収。